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第二十六回 假從良蓮子儂心 真浴桃花人面

伯和得悉熙鳳院中出了這件事，即忙親去慰問。熙鳳乘間向他談起，不幸身為女子，墜落煙花，無論什麼人都可欺侮，倘使我作了良家婦女，究竟有個依靠，就有人替我出頭，也不致被人欺負了。那諸寶山這回雖然失了面子，但冤家愈結愈深，將來一定還要來尋我的事。他自己不來，或者串出別人，我這裡並不是良家閨閣，焉能禁絕人來，就使提防，也防不到這許多，倘若他三番五次纏擾不已，教我如何過日子呢。這時，眼圈兒一紅。伯和忙道：「你休得害怕，將來如果諸寶山再來惹你，我可以替你出常我雖然沒甚勢力，我姪兒倪俊人卻很有手勢，包你將他辦一個重重罪名，你放心大膽便了。」熙鳳道：「倪老爺的盛情，真教人感激不荊不過你只能幫我一時，不能幫我一世。因你是暫時住在上海，不久就要回去的。他卻是長住上海的人，若等你動身之後，再來欺我，那時更有誰人肯替我出場呢？」伯和道：「那也不妨。俊人本來成家立業在上海，只消我臨走的時候，去叮囑他一聲，日後如有諸寶山欺你，你去通知他，他自能替你出場的。」熙鳳道：「雖然如此，但上海嫖客中和諸寶山一般的人，也不止一個，我焉能一一去請俊人老爺，替我出常況俊人老爺，雖然是你的令姪，與我並無交情，怎能時時勞他，而且他是體面之人，未必見得肯替一個毫不相干的妓女出場，那時你又走了，教我再找誰去？那一天你沒有看見呢，這諸寶山的朋友，把一隻水煙筒擲我的頭，幸虧我避得快，只打破衣櫥上的玻璃，若被他丟中，怕不要腦漿迸出嗎！那夜這條性命真是捨得的，我想吃了這碗飯，也犯不著拿性命去拚，所以我已怨盡怨絕，決計不再做這個營生了。往年也有幾個客人，要娶我回去。我因見他們並不能真心體貼婦人，故都一口回絕。近來我雖然自己看中了一個客人，這位客人果然能體貼婦人，而且年紀也高了，處處都有把握，不比一班少年，輕浮草率，愛的時候，花好稻好。不愛的時候，一些不好。若得嫁了那個客人，真可以廝守一輩子。無如我雖有心，他卻無意。常言姻緣本是前生定，大約不能勉強的，我從今以後，只可死了這條心，無論何人，只要願意娶我，我不得不跟著他走，但求早一日脫離苦海，便可早一日保住這條性命。不過我要嫁那個客人未能如願，想必都是我命苦之故，不能抱怨別人，只能抱怨自己罷了。」口中說著，眼眶中流下淚來。伯和勸她休得悲傷，又道：「方才你說的那客人是誰，可以把名字告訴我，讓我去勸勸他嗎？」

熙鳳道：「這人的名字，我永遠不說，請倪老爺自己猜罷。」伯和笑道：「我又不是神仙，焉能猜得出你的心事。不過我也不管你說的是誰，但我自己還有一件心事，也不能不在你面前表一表明白。你也是聰明人，請你休得笑我，也休得怪我。只因我在湖南動身的時候，共帶來二千塊洋錢，原想在上海盤桓一兩個月，除卻花費之外，買些貨色，帶回自己舖子裡去賣的。不意見你之後，心中捨不得離你，所以耽擱至今，已有半年有餘。俊人屢次勸我回去，我沒肯聽他。這二千洋錢中，已用去房飯錢和應酬開銷約共六百左右，目下只剩一千三四百元之譜。講到我的家世，你大約還未知道。我家中有一個兒子，兩個女兒。兒子已經娶媳，女兒也都出閣。我老妻亡故多年，並未續娶，故我當日聽你有從良之意，未嘗不想娶你。只因內中有兩層難處。第一層，上海地方，娶一個時髦妓女，聽說至少要三四千金，我姓倪的，並非沒有這個力量，只恨所帶不多，若寫信回家去匯，豈不被兒子疑心，若向俊人挪借，又難免給親戚笑話，這是銅錢上的難處。第二層，我不能常住上海，不久要回湖南，這是你也知道的，但內地沒一處及得上海適意，吃口既沒上海好，遊玩的地方，又沒上海多，我在這裡住得幾個月，已愁回家去難過，若娶了你，你是在上海住慣的人，焉能熬得過這清苦日子，這又是地方上的難處。有此兩層為難，所以我雖存著這條心，卻不敢同你道及。一則怕你見怪，二則怕你見笑。還有年紀上邊，只恐你也嫌我太老罷。」

熙鳳歎道：「唉，倪老爺，你還要說甚老年青年，我方才不曾對你說過嗎，少年人心思最活，好的時候，比什麼都好。一到後來生厭了，便半文不值，這班人怎能同他過一生一世的日子。所以別人說姐兒愛俏，鴛兒愛鈔，我的心思，卻和別人兩樣，一不愛俊俏，二不愛錢鈔，只求一個人老成持重，能始終如一，可以廝守一輩子的，於願已足。老實對你說了罷，我方才所說那個客人，不是張三，也不是李四，就是你倪老爺。」伯和聽了，嘻開一張嘴，哈哈大笑道：「我原想你那裡來這樣相巧的客人呢，又是什麼能體貼婦人，年紀已高了，處處有把握，這些說話，很像說的是我，不過我卻不敢承認，怕的認錯了，給你笑話。不過你既有這條心，為甚不早些對我說呢？須知我也並非無意娶你，只因內中還有兩件難處，適才已告訴你了，你也可原諒我咧。」

熙鳳道：「你未免太多心了。這兩件事，照我看來，一些都不難，可惜你早沒同我談起，否則我警解給你聽了。第一件，你說洋錢帶得少。上海娶一個紅信人，至少三四千多，這句話果然有的，但早信人也有幾等。一班有父兄的，自然要敲敲客人竹槓，才肯脫手。市面上站得出的，三四千金還恐不夠，說不定要一萬八千身價，還有許多零零碎碎的開銷，最為累贅。但我乃是自家身體，願意嫁人，第一件身價可以免得，而且我又不比得別人，東拖西欠，只有做手爐替我墊的千把洋錢賬頭，過節以來，沒多少酒賬，加上喜封開銷，至多只消一千一二百元已夠。第二件，你說地方不便，我雖然是個妓女，也知三從四德，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，湖南地方又不是無人荒島，別人過得日子，難道我就過不得日子。況且我久墜風塵，備嘗艱苦，三更半夜，不論起風下雨，有人叫局，不能不去，若得過安逸日子，還要揀什麼地方。你若有心娶我，莫說帶我到湖南，就使遠適外國，我也無不願意。你以為這兩件都是難事，豈不大誤。還有一層，你若怕錢不夠用，好在我自己有幾件首飾物件，尚值數百塊錢。到了那個時候，人已是你的人了，首飾物件，更不消說得，何妨變價貼補，將來要用時，可以再置。我想你現今既存著一千四百洋錢，除了一千二百，還餘二百塊錢，我們只消一滿月就回到湖南去，決不致有不夠之慮。這句話你自己想想對不對呢？」

伯和聽她原原本本，說得人情入理，心中暗暗歎服，深恨自己見不及此，耽誤了好事。後來又聽她說願將首飾物件，變價貼補，不由得萬分驚異，暗想熙鳳乃是一個妓女，不料她能知大體，居然肯把自己首飾，貼補與我，雖然只得一句說話，已可見她傾心向我，立志從良，當年賣油郎獨佔花魁，也不過如此，不道我倪伯和，親身遇見這般人物，可見得青樓中人，未必個個無義的了。想到這裡，滿心歡喜，便問熙鳳道：「這些說話，都是真的麼？」熙鳳對伯和橫了一眼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！可以哄你，你們男人說說不打緊，我們做女子的，卻是終身大事呢。」伯和聽了，更為得意，因說：「照此說來，果然很好。但我現在還住在客棧內，倘若娶你，一定要暫時租一所房子，方可熱鬧熱鬧，想必你也得料理料理，不是一兩日間就可完畢的事。」

熙鳳接口道：「我也沒甚料理，只消你的錢一到，我把那些賬頭還清，馬上就可跟著你走，而且這件事，宜快不宜遲，遲了給外間傳揚開來，既不甚好聽，還怕那諸寶山半路上出我們的花樣，那也不可不防。講到房子，雖然不可不租，但上海租房子，是極容易的事，何消一兩天工夫，已可辦得舒舒齊齊，況且我在這裡度日如年，巴不得早一日脫離苦海。如今已作了你家人了，你自己不想想，肯把自家的人，給別人欺侮嗎？」伯和連連稱是。熙鳳又問幾時可以娶她，伯和想了一想，說：「日子還得個算命先生揀揀，總在十天之內，可以實行娶你。明天晚上，我一準送一千二百塊錢過來，給你先行開銷賬頭便了。」

熙鳳心中暗喜。伯和回到棧中，越想越覺得得意。因沒人同他談論，就把從人喚到跟前，對他說王熙鳳相貌如何好，人品如何好，又知大體，又有情義，滔滔不絕的講了多時，從人不知他是何用意，只得含糊答應著，服侍他睡了。次日，壽伯又來尋他。伯和便把熙鳳願意嫁他等情，從頭至尾，向壽伯說知。壽伯起初還竊笑伯和著了熙鳳的迷湯，後來聽到熙鳳不要身價，還願意把首飾物件貼補不足，也不免暗自詫異，心想這件事，很有些像戲文中做出來的一般，不料伯和這樣一副頭腦，竟得有此奇遇，真可謂出人意外，我卻不可不成全他們這段姻緣。當下沒口贊成，又向伯和道賀。伯和笑得口都合不攏來，提起要租房子，壽伯道：「老伯橫豎只有一個月耽擱，也犯不著另租房子，如嫌旅館不便，好在我朋友談國魂家，宅子很大，而且就在後馬路，往年未光復時，有些同志到上海來，都在他家托足，因此床賬器具也現成的，不如暫借他家辦事，也可少卻許多開消。」

伯和大喜說：「只恐姓談的不肯。」壽伯道：「決無不肯之理。國魂這人最愛結交朋友，況他又不是不認得你的。這件事，包在小姪身上便了。」伯和不勝歡喜，當下帶了一千二百洋錢，送到熙鳳院中。熙鳳收了，又與伯和談論嫁娶各項應辦之事。這夜有

人叫局，一概未去，與伯和二人，直談到十二點半鐘才罷。熙鳳待伯和回轉棧房，自己也收拾收拾，徑到仁壽裡小房子內，見了義和，劈頭一句，便告訴他我要嫁人了，義和猛吃一驚，問他嫁誰？熙鳳道：「就是那個倪伯和。方才我已收了他一千二百洋錢，十天之內，便要除牌子，待滿月後，我與他一同回湖南去。你我二人的緣分，只可就此了結咧。」義和聞言，宛如晴空中起了個霹靂，驚得半晌說不出話來，呆立多進，才說出一句：「這句話當真嗎？」鳳熙道：「誰來哄你。」

義和聽了，一陣心酸，淚如雨下，哭道：「你當初不曾答應嫁我麼？為何忽然又要嫁起別人來？我又沒待錯你，只恨我沒有錢，不能替你還債，你自己曾說慢慢的積起錢來，還清了債，就可嫁我，緣何平空變卦？我自認識你以來，從未結識第二三個婦人，也算對得住你的了，你怎樣這般狠心，丟了我去嫁別人呢？」口中說著，把雙手抱著頭，伏在桌上，哀哀痛哭。熙鳳見了，又好氣，又好笑，又是憐惜，一把將他拉起，笑道：「你這孩子可要臉麼？動不動就哭了，快住了哭，我還有要緊話，同你講呢。」義和不從，只是痛哭。樓下二房東夫婦，正吸煙吸在興頭上，聽得樓上哭聲，疑惑他二人淘氣，即忙放下煙槍，眼望著樓板，勸道：「你們兩口子省省罷，年紀輕輕，為什麼喜歡淘氣，須知大家都為著要好，才聚在一起，幾天工夫住一夜，也不是容易的事。試看我們老夫妻兩個，天天睡在一起吸煙，從不曾多過一句說話。何況你們難得相會，我勸你們早些安安穩穩的睡罷，休要氣氣惱惱咧。」

熙鳳聽了，禁不住要笑，高聲答道：「多謝你們二位，我們倆並沒淘氣，原是鬧著玩的。」一面對義和道：「你還要哭麼？被樓下都聽見了，明兒走出去不丟臉嗎？」義和才不敢哭，但心中仍覺十分悲楚。熙鳳笑著，一手搭在義和肩頭上道：「你這人真正癡了。試想我豈有放著年少的不嫁，反去嫁一個老頭子的道理。你可記得我那天對你說的話嗎？我說這倪老兒，我們將來大有用得著他之處，這一遭便是用他之處了。皆因我現在還欠到一千多元錢債，要靠生意上賺出來還呢，年來生意又壞，不知要多少時候，才了得清楚。你又常勸著早些嫁你，不必再做生意。所以我想來想去，只有浴一法，可以了清債務。現在我嫁倪伯和，就是浴之法，教他拿出錢來，替我還清了債，我到了他家，再想法兒出來，那時債已還清，便可現現成成嫁你了。人家用盡心機，都為著你，你反同人瞎鬧，豈不是癡了麼！」義和聞言，不禁轉悲為喜道：「這句話你不是哄我罷？」熙鳳冷笑道：「哄你的，你再哭罷。」義和笑道：「我不信你竟會哄我？」熙鳳帶笑抹他的臉道：「羞也不羞？眼淚還掛在臉上，虧你笑得出呢！」

義和笑著，揩乾了眼淚。熙鳳又道：「還有一件最要緊的事。我嫁了伯和之候，暫時不能出來和你相見，但至多不過一兩個月，你須要耐心等待，若有機會，自然教人與你通信，慢慢的設法出來，到了那個時候，就可以和你廝守一輩子了。」義和聽說要一兩個月不能見面，又勸著不依。熙鳳再三用好言安慰，義和才委屈從命。這邊熙鳳巧為安排，那邊伯和也大費躊躇。他想熙鳳既已娶定了，房子有壽伯擔承，料想也可算數。但俊人一方面，還是告訴他的好呢，還是不告訴他的好？如若告訴了他，只恐被他笑我不老成。倘若瞞著他，又恐他事後知道了動氣。想來想去，覺得還是告訴他為妙。次日，特地差人將俊人請到孟淵旅社，把自己要娶熙鳳等情，大略告訴了他，向他取個進止。俊人本是好事者流，自知伯和心愛熙鳳，未便梗阻他們好事，也就極口贊成。恰巧壽伯來回復伯和房子的事，國魂業已答應，伯和大喜，拖了俊人，三個人同去觀看。這談國魂本是舊家子弟，父親早故，遺有寡母在堂，與一個未出閣的弱妹，住著五上五下的宅子，餘屋很多。伯和看中了左廂一間，俊人說太大了，傢伙須要擺得多了才好。國魂道：「傢伙樓上多著呢，只須倪老伯看定那一間，我們可以代為佈置。三天內，包給你一間稱意的新房間便了。」

伯和大喜，稱謝出來，又到大馬路找瞎子莫見光擇日。見光捏指一算說：「大後天五月二十三日，申酉時吉日良辰，宜於婚娶。」伯和即忙親去通知熙鳳。第二天，便把牌子除了。所有一切喜封開銷，都由熙鳳在一千二百元內支派，伯和並不管賬。只等到二十三這天，黃昏時分，打發兩名喜娘，坐著馬車，將熙鳳接到談家。大廳上擺下香案，熙鳳照例，叩了四個頭。有國魂的妹子漢英，將她引入新房。伯和紅光滿面，喜氣融融。俊人又替他邀了如海、文錦、伯宣等一班人，同來道賀，開懷暢飲，賓主盡歡。吃罷酒，壽伯的朋友尤儀芙、李美良等，發起鬧新房，拖著伯和，蜂擁進房。伯和知道這班人最愛玩笑，深恐又要與他惡作劇，心中頗為著慌。幸得儀芙、美良等，一進新房，見有國魂的妹子漢英在旁，彼此俱存著醉翁之意，並不注重在伯和身上。伯和乘間溜到廳上，與俊人閒談，告訴他滿月後，便要帶著熙鳳回湖南去。俊人也勸他早作歸計，以免家中懸望。而且上海開銷甚大，單身一人，不妨暫住客寓，如今娶了姨太太，暫時原可在國魂這裡耽擱，如欲長住下去，非得另租公館不可。一租公館，免不得要用人、伙食一切開銷，每月至少一二百金。上海一月之費，在湖南足供一年而有餘。故小姪的意思，還請叔父早回為妙。而且納妾不比娶親，盡可隨時動身，不必限定滿月，叔父以為如何？伯和聽了，深以為然，連連稱是。當夜客人散後，伯和回到房中，熙鳳含笑抬手，叫了聲老爺，伯和見兩個喜娘，還坐著未走，隨對她們說：「你們可以歇歇了。」

喜娘聞言，一笑出去。伯和便問熙鳳：「方才可被儀芙等鬧昏了？」熙鳳笑道：「他們並沒鬧我，只趕著談小姐取笑。後來幸得談小姐避了進去，他們才借找你為由，一去不來。否則不知鬧到什麼時候，才肯罷休呢？」伯和道：「近來一班吃喜酒鬧新房的，往往丟了新娘不鬧，反鬧那年青美貌的女客，這件事最為惡習。在鬧者固屬取快一時，其實卻大損人格。因那女客也未必無戚族在旁，目睹此狀，雖然不便發作，但這人的品行，已被他一覽無餘，將來不免遭朋友輕視，豈非因一時之娛，貽終身之羞嗎！」熙鳳道：「照你這般說法，是叫他們鬧我了。」

伯和笑道：「這個決無此理，我不過連類偶及而已。」說著，又問她衣飾物件，可曾帶來？熙鳳道：「衣裳我只拿得幾件應用的，其餘都寄在阿珠那裡。因箱籠等物，扛抬費事。而且你我一滿月便要動身，我想不如臨時一腳下船，免得抬來抬去，又費錢，又費照應。就是驚動人家，也十分不便的呢。」伯和點頭稱是，又道：「我看動身不必待滿月後再走，早些回家，一則可以定心，二則耽擱在別人屋中，雖然做主人的慇懃相待，但我們自己，終覺過意不去。故我決計過了後天就動身咧。」

熙鳳不防他這般要緊，還當他滿月後動身，自己好從容佈置，此時忽然變卦，真和迅雷不及掩耳一般，心中未免著急。面上仍不動聲色，附和他說：「早些回去，果然很好。只怕兩三天內不及佈置罷。」伯和道：「如果不及佈置，不妨遲一兩天。好在長江船天天有得開，不必限定期頭。幾時舒齊，幾時動身便了。」熙鳳暗喜。過了一夜，次日，阿珠到來探望熙鳳，原是熙鳳教她每天來替她梳頭的，其實卻用她暗中與義和傳遞消息。此時因礙著伯和在旁，不便同她多說，只略問她出來後院中之事。阿珠說：「阿金適才已來過了。花老七准大後天進場，她自己有帶來的做手，我們想另包一個先生，此時還沒定局呢。」說時，恰巧有人來找伯和，伯和走出房去。熙鳳即忙將伯和就要動身等情，告訴了阿珠，阿珠也不免吃驚，說：「這便如何是好？就要掉槍花，這兩三天內，也萬萬預備不及。倘若一離上海，已落在他手掌之中，休想再能脫身。你何不勸他滿了月再走，料他此時決不致不聽你說話的。」

熙鳳道：「這個如何使得。我在先原答應願意跟他走的，倘若第一句話說就不從他，豈不教他生疑。我想他既然迫不及待，我也只有給腳底他看一個法兒。你回去趕快把我自己一應物件整理整理，交給卞少爺，教他收藏好了，你和娘姨老阿姆等人，也不必再住在清和坊，分投暫躲幾天，住處萬不可給別人知道，每天照常到這裡來梳頭，休得間斷，倘若老頭子問及你衣箱時，你只說藏在你自己家裡。若問你家住在何處？隨你便造一個便了。」語猶未畢，伯和笑嘻嘻的走了進來，熙鳳即忙住口。伯和笑著對她說：「方才俊人差了車夫來知照我，大後天是招商局的江新輪船班頭，船中賣辦，是他好友，搭這條船，很有照應，問我這天可來得及動身，以便預先定一間官艙。我想大後天還有三日，而且長江輪船，又是後半夜開的，料想不致來不及預備，故已答應他，教他先給我定好房間了。你也趕緊教阿珠，將衣箱整理整理，待我開幾張封條，給她帶去貼好，臨時直接送招商局碼頭便了。」

熙鳳默然。伯和便要找筆墨，寫封條，熙鳳道：「封條當天再寫罷，橫豎阿珠每日要來替我梳理的。」和道：「當天寫也好。我原想寫的不甚好看，想必俊人那裡一定有印就的封條，不如問他要幾張填上，貼出去很為氣概。」熙鳳笑說：「這個更好了。」伯和又道：「我此時還要去找壽伯，告訴他動身有期，他如欲帶什麼東西給他爺娘，也可早些置辦，免得臨時侷促了。」熙鳳待伯和走後，又對阿珠說：「照此看來，他後天一定要動身的了。事不宜遲，不過太早也走不得，必須等到當天才可出擋。我想出來之

後，若住在上海，未免太險，因他姪子倪俊人，很有些手勢，一時決不肯罷休，務必暫時避一避鋒頭，再看事行事。你家不是住在蘇州嗎？但不知在城內，還在鄉間？」

阿珠說在很落鄉的地方。熙鳳道：「落鄉最好，你也將自己的小房子裡的東西，交給二房東看管。再問一聲卞少爺，洋行中可能走得開？最好告一禮拜假，準定大後天十二點半鐘，到火車站等候。你飯前就來給我梳頭，我向老頭子要出封條，詐說要親自去檢點衣服，和你一同出來，再往火車站，會同卞少爺趁一點零五分的火車，前往蘇州，不但人不知，鬼不覺，就使老頭子事後發覺，料想也無處找尋我們。好在我嫁他，不曾立什麼身契，又沒捲逃他錢財，縱令告到當官，也不能定我的罪名。」

阿珠連聲稱妙。不表二人定計，再說伯和尋見壽伯，向他說知二十七夜動身，問他可有什麼物件，帶給他父母。壽伯本因奔走革命，多年不曾省親，得伯和回湘之便，即忙去辦了些衣料物件，托伯和帶去。又另外送給伯和許多路菜。俊人亦有饋贈。伯和意欲算還國魂房飯之費，國魂非但不受，反送了伯和不少贖物。伯和到二十七那天，黎明即起，先往俊人處辭行，帶回十張封條，詢知熙鳳有四隻衣箱，隨填了四張。熙鳳拿在手中，看了又看，忽然說：「阿喲，我那衣箱放在阿珠家裡，並沒下鎖。他自己我固然相信得過，但他時常不在家中，若被同居的人，偷去幾件，我這樣糊裡糊塗的，教阿珠貼上封條，帶到湖南，再查出有缺少之處，若要回上海來找阿珠理論，豈不大費周折，不如教她送到這裡來，檢點過了，再行貼封條，送上船去罷。」

伯和道：「你也太大意了，豈有裝衣裳的箱子不下鎖之理，說不定已有走失，若要車，該早些車來，此時車來了，就要車去，豈不費事。還是你自己到阿珠家去點一點，倘無缺少，就可貼上封條，令她一直送去了。」熙鳳躊躇道：「阿珠家裡，我自己不大認識，少停還得她陪我去呢。」一會兒阿珠來了，熙鳳說明要親自檢點衣箱，再行加封。阿珠道：「姨太太親自點一點最好，我也因這幾箱衣服，堆在我家，很為擔心，深恐內中或有缺少，賠償不起。這一來，我也有個交代咧。」說著，替她梳好頭，熙鳳換了衣服，將封條揣在懷中，對伯和說：「我這時就去，點過了，再來。」伯和道：「此時將敲十二點鐘，再過半點鐘，就要開飯，何不吃過了飯再去。」

熙鳳道：「我不想起還好，如今一想起，覺得很不放心，倘若不看一明白，連飯也吃不下肚，幸得我此時腹中並不饑餓，少停開飯出來，你先吃罷。倘若我來不及趕回來，和你同吃最好。如若來不及時，我可以叫點心吃的。」伯和笑道：「你們婦人女子，往往有這種脾氣。粗心的時候太粗心，細心的時候又太細心了。」熙鳳笑了一笑，和阿珠手挽著手，裊裊婷婷的出去。伯和忙把餘剩的六張封條，填了號頭，在藤箱上貼一條，考籃上貼一條，又在網籃上貼一條，還有三條，無處可貼，只得貼在行李鋪蓋上，打發從人吃了飯，將一切物件，先行送下船去。自己等到一點多鐘，還未見熙鳳回來，只得獨自一個吃了飯。接著俊人、壽伯二人先後來到，都因晚間別有應酬，不能相送，此時先來送別。伯和道了謝。

二人走後，已有三點鐘光景，熙鳳還未來。伯和恐她一直到船上，即忙趕到碼頭，上船一看，見從人歪在鋪蓋上打盹，伯和一腳將他踏醒，問他姨太太可曾來了，從人回說未見，伯和罵他蠢才，你不該睡著，一定姨太太上船，你沒招呼她，她也不曾見你，故而又走回去，亦未可知。從人不敢分辯，伯和命他留心看著，倘她來了，教她就在船上等我，不必上岸，你自己趕快回來，報我知道，我在談家等候。說罷，走上碼頭，站了一會兒，雖然有幾輛小車，送箱籠上船，但並無齊齊整整四隻衣箱的。而且押車之人，也沒有阿珠、熙鳳在內。心想大約她去點衣服，時候太多，肚中饑餓，命阿珠先弄點心，給她吃過才回去，或者此時已到家中了。想到這裡，即忙僱一部黃包車坐上，好似熙鳳已在家等著他一般，性急慌忙，催他快跑。

到了談家門口，跳下車來，錢也未及付，奔進去一問，知道姨太太仍未回來，只得沒精打采的出來付了車錢，在門口站了多時。看看來往車輛，何止數千，其中竟沒一個是他的姨太太。站得腳酸了，又回到廳上坐了一陣，真所謂等人心焦。伯和越等越不耐煩，只得踮起來，從廳上踱到房中，又從房中踱到廳上，心中猜疑，莫非箱內當真失了衣服，熙鳳和阿珠翻臉，扭到捕房中，打官司去了嗎？但打官司也有個原被告，巡捕房決不致將兩造一齊押起，熙鳳也該回來，給我一個信息，好讓我幫她出常不過她主婢要好在先，料想決無打官司之理，只恐現在馬路上，電車、汽車、馬車，橫衝直撞，他們坐著黃包車，偶一不慎，碰撞可慮，這倒是一件險事，看來她一定被撞受傷，送到仁濟醫院，只為傷重不能開口，所以沒人給我報信。一念及此，彷彿熙鳳真被電車撞傷，頭破血淋，斷臂折骨，身子一陣寒慄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即忙坐車到仁濟醫院一查，說今天並無受傷婦女送來，伯和方始放心。重複回去一問，熙鳳仍沒來過。伯和真急了。國魂說：「或者她一徑上了船，亦未可知。」伯和道：「船上我也曾去過，還叮囑從人，等他一到，即速來此送信。此時從人未來，料她一定沒到。」

國魂道：「這也不能說定，因為天已黑了，她想你就要上船，故教從人不必報信給你。兼之她是女流之輩，孤身一人，在船上膽怯，不放那從人走開，亦是意中之事。你也不必疑懼，請用了晚飯，上船去罷。」伯和聽他言之有理，才略略寬心，勉強吃了半碗飯，謝了談氏闔家，又對國魂說：「倘她來了，請你叫她立刻上船。」國魂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伯和出來僱車坐到碼頭上，已見從人靠在甲板欄杆旁邊踏著，伯和高聲問他姨太太來了不曾？從人搖搖頭，伯和好似被一桶冷水，當頂門澆下一般，心窩子裡凍得冰冷，上得船來，再問那從人姨太太究竟來沒來？從人斬釘截鐵的答道：「沒來。」伯和開口就罵說：「大約你又睡著了。」從人叫屈，賭神罰咒說：「並未睡過，而且在艙面盼望多時。方才你老人家親眼目睹，我踮在欄杆旁邊麼。」伯和無奈，在官艙內坐了一會，又到甲板上立一會，走來走去，坐立不安。那船上的買辦，承俊人囑托，上前與他招呼。伯和告訴他有個人未來，買辦說：「大約就是令姨太太了。」伯和道：「正是。」買辦道：「或者她因知道後半夜開船，所以來得遲些。」伯和含糊答應他道：「也許是的。」

買辦又應酬了幾句才走。伯和左等也不來，右等也不來，從人又時時瞌睡，伯和將他大罵洩氣。買辦聽得清楚，即忙進來相勸。伯和問他現在什麼時候？買辦回說，剛敲十二點鐘。再過三點鐘，我們就要開船了。伯和聞言，吃驚非校暗想此時已過夜半，熙鳳還不上船，大約是不能來的了。料想她一定出了非常大事，否則決不致耽誤行期，深悔自己不該惜幾個車錢，沒聽她的說話，把衣箱車回檢點，教她自己到阿珠家去觀看。這班小人家，眼孔最小，或者熙鳳和今古奇觀上的杜十娘一般，藏著個百寶箱，此時露了眼，他們欺她女流，將她謀財害命。除此之外，或將她擄往別處，或將她禁錮密室，都是我害她的。此時我決不能丟了她走路，務必替她報仇雪恨了，再行回去，才不負我和她夫婦一場的情分。想到這裡，一陣心酸，險些兒流下淚來。忙對買辦說：「今番小妾不能下船，我也未便丟了她獨自前往，不知這裡的船票，能退不能？」買辦聽說，呆了一呆道：「照例預定官艙，不能作退。但是倪先生的事，盡可商量。讓我代你們把船票賣給別人便了。」

伯和千恩萬謝，命從人把行李物件，重複搬上碼頭，僱兩部黃包車裝了，主僕兩個，坐著徑投孟淵旅社。棧中茶房，認得他們，慌忙替他行李搬進，問他從那裡來？伯和推說脫了船頭，一面教從人看守房間，自己出了棧房，仍坐著來時黃包車，到卡德路倪公館，找尋俊人。這天俊人恰巧宿在卡德路，此時已同他姨太太睡了，聽說有人找他，不知何事，即忙披衣起來，見了伯和，驚道：「叔爺為何此時還不上船？」